

## 重点推荐

## 从纸页到光影

## “80后”作家群掀起影视改编热潮

当《后会无期》的迷茫与《平原上的摩西》的冷冽在银幕上重叠，“80后”作家群掀起的影视改编热潮叩响了我国影视市场的大门。无论是作家向导演的转型，还是以多元身份参与影视创作，这场始于纸页的狂欢，已在光影中找到了新的叙事坐标。



## 困难的改编

“这些年一直在等所谓的同辈能写出关于城市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变革的故事，看完双雪涛感觉有了盼头。”社交平台上，高赞评论如此评价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这篇发表于2015年的作品讲述了一起由出租车司机被杀案揭开的陈年往事。作者在小说中加入了许多时代性事件，同时采用复杂的拼贴式叙述方法，力图在片片拼图中不只讲个人和家庭的爱恨情仇，更折射出更广阔视角的东北甚至中国景象。

根据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改编的《平原上的火焰》近日上映，口碑一般。电影的前期筹备用了5年时间，2021年入围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经历了改名、撤档、删减、补拍等波折后，终于在今年与观众见面，而此时距离项目启动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相关平台上，《平原上的火焰》评分低至5.7，上映14天，累计票房1859万元，成绩着实算不上优秀。

除了《平原上的火焰》，改编自双雪涛作品的电影《刺杀小说家》在2021年的春节档上映。同时，搜索国家电影局的公示信息可以看到，根据双雪涛小说《我的朋友安德烈》《飞行家》改编的电影也备案在册。据说双雪涛的小说集《不间断的人》当中，《刺客爱人》等篇目的影视改编已经在进行。

## “80后”作家群

大多数时候，在提及双雪涛时，人们总会联想到“铁西三剑客”中的另外两“剑客”——班宇、郑执。

沈阳铁西是东北工业的浓缩与象征，孕育了独具东北特质的工业文化。“铁西三剑客”中，最早引起人们关注的作品是2015年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这篇小说发表在作家们视为文学期刊“天花板”的《收获》杂志上。班宇也是同一年在他供职的“豆瓣阅读”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铁西冠军》系列。在其后的几年里，这两位年轻作家陆续写出一批小说，班宇的《逍遥游》也在2018年的《收获》上发

表。郑执的文学创作起步稍晚几年，他2018年在一次“匿名作家计划”的比赛中，以小说《仙症》获得冠军而一举成名，《收获》杂志在第二年即发表了另一篇小说《蒙地卡罗食人记》。“铁西三剑客”的创作始终关注的是沈阳这片土地上的人最现实的生活。

据济南市作协副主席王玉珏介绍，“80后作家群的代际概念并不十分明显，他们的写作风格也比较多元。”除了“铁西三剑客”代表的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中亦涌现出不少80后优秀作家的身影。“新南方写作”着眼于海洋，意在重新认识“新南方”，即“南方以南”，如广东、广西、海南、福建、贵州、云南等地，“王威廉、陈崇正、林森、林棹都是其中的80后代表人物。”而在关注“新北京人、新北京故事”的“新北京作家群”中，孟小书、孙睿也都是80一代。

## 影视的青睐

在文学影视化改编热潮渐盛的当下，80后作家群体早已高调入局。从作家转型为导演，韩寒的《后会无期》等充满了犀利的个人风格和情感冲击，后期的《飞驰人生》《飞驰人生2》商业化色彩更明显，也取得了较为不错的票房。与韩寒同样因新概念作文大赛走红的80后女作家张悦然的《大乔小乔》也在前段时间改编为了电影《乔妍的心事》，由辛芷蕾和赵丽颖主演。

作为原著作者，双雪涛在影片《平原上的火焰》中担任了艺术总监的角色，在他看来，他在这些影视项目里扮演的角色只是“爱心援助”和“陪导演聊剧本”。在《岔出去的一段生活：谈电影》中，双雪涛谈到了改编这件事。他说，文学是他的职业，电影是他的爱好。在他看来，如果电影改编照搬小说，反而会丢失小说。“我觉得好的电影一定要在小说的象征性里面，也是所谓的小小说性里边提炼出一个电影性的东西，完全适合电影去象征的东西。换句话说，电影对于文学的改编必须要有新主题，不能沿用小说的主题，因为小说的主题肯定是最适宜小说的。”

据中国作家网

## 书香滋味

## 感怀长征精神

□周雨茗

好书需要分享，阅读丰富人生。说到“红军长征”，我们这代年轻人听过“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听过“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惊险，也听过“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却很少听到有人从“第一视角”去讲述这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有30年左右军龄的老军人，我的爸爸在军营长大，全家人有着浓厚的军人情结，对红军长征的亲历者——萧锋将军的《长征日记》这本书更是情有独钟。犹记得蛇年春节，祖孙三代人围坐在一起，交流读书体会，感悟长征精神，其乐融融。我觉得这个春节过得特别有意义。

萧锋是开国少将，11岁就参加革命，一生打过1365场战斗。他从1928年参加红军开始，写了整整64年的日记。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有二十万人，但写日记的仅有十余人，足见这份日记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4年10月，年仅18岁的萧锋与众多红军战士一起踏上了漫漫征途。没人知道要往哪里走，也没人知道要走多久，但是他们心中有个坚定的信念和使命，那就是“打倒蒋匪军，解救穷苦人”！

这里我摘录书中的几篇日记：

1934年11月5日，雨

“我脚上打了四个大泡，肿得老高，疼痛难受。没关系，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非走到底不可！”

1934年11月28日，晴

“可恶的敌人又来了，国民党兵就如鞋上的烂泥巴，总是甩不掉。”

作为长征的亲历者，萧锋的日记没什么大道理，更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和长征路上的艰辛，但他的日记却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书中许多故事感人至深，在《六天六夜过草地》这一节中，萧锋这样描述：

1935年8月24日，时雨时雪

“早晨起来，肚子饿得咕咕叫，原来准备的青稞麦炒粉，被雨淋得变成了疙瘩，只好烧些开水泡成面糊糊。我们正在吃的时候，忽然下了一阵白雪，落在汤碗里，大家笑着说：‘天下白糖，增加营养。’”

1935年8月26日，阴雨

“许多掉队的战士，连病带饿，有的连拔野菜、选蘑菇的力气也没有了，看了心里实在难过，前面的部队把野菜、

野菇吃光了，后面的部队就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了，有的同志实在饿得没有办法，看到前面部队马匹拉的屎里还有没消化的青稞麦，就一粒一粒拣出来，用水洗干净，再用茶缸煮了充饥。”

读《长征日记》，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亲眼看到了年轻的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一次次突破生死绝境，抱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走向革命的最终胜利！

这本书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作者萧锋并非知识分子，甚至没上过一天学。他出身贫苦，参军前是个放牛娃，大字不识一个。他学习识字、造句、作文都是在参加红军之后。战友告诉他，可以把火热的战斗生活记录下来。于是，他边学习识字，边用土草纸和五颜六色的包装纸写日记。不管是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的长征路上，还是在激烈的战斗中，或是在夜间行军的月光下，日记就伴随着萧锋，成为了他形影不离的战友。

在这本书的末尾，在萧锋将军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女儿说了这样一段话：“孩子，我成千上万战友们的事迹似乎就发生在昨天！他们有的比我能力强，有的比我文化高，但他们都牺牲了。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把他们的英勇事迹传下去。”

这本《长征日记》，在我看来不仅是为了记录历史，更是为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应该学习长征精神、实践长征精神、发扬长征精神。要从“坚持”二字做起，面对各种困难险阻，不畏惧，不退缩，永不言败。

长征离我们很远，只能在故事中听到；长征离我们又很近，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革命老前辈的长征路已经走完了，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永远在路上。

